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豪侈類

金瓦蓋屋 國初，湖州南潯有一小兒摸蚌於溪，忽得一瓦，色黝黑，叩之有聲，意為銅也，攜之歸。閱數日，以布拭之，微覺黃色，異而告其父。其父攜至質庫，求人識別之。質庫中人見之，驚曰：「此金瓦也。昔富人以之蓋屋者，何為乎來哉？」鄉人告以故，乃欣然懷之去，權之得八□兩有奇。蓋南潯與七里毗連，明末若溫、若金皆鉅族，瓦或為此兩姓物，鼎革時遺失於此也。

日役六□人遞水

雲南安寧州有溫泉，極佳，浴之可愈風溼之疾。國初，雲貴總督某及其姬妾，須此泉水浴之，日費水三□斛。州牧為之製木桶，使氣不洩，常雇六□人更番作水遞，至督署尚暖可浴也。

馮雲生跌宕自喜

順治辛卯，德州馮沛舉於鄉，性豪侈。家故畜小伶，時時使度曲，召親故，置酒高會，或圍碁、博簫，跌宕自喜。晝引賓客，夜則然燭觀書，一過日終身不忘也。沛，字雲生。

楊序玉家園多妓樂

武進楊序玉，名方榮，家有園林，器具精良，非世所恆有。客至命酒，珍錯疊陳。稍醉，即賦詩，或召冶童歌，自吹簫以和之。蓋其父以進士起家，累官至巡撫，家多妓樂，率善歌舞，其園為里中冠。楊生而習知歌舞，吹簫擊鼓，鳴箏度曲，俱幼眇自喜。又美容姿，時比之潘、衛，以望見為幸，每一出遊，至傾市觀。顧好為文章，能學歌詩，獵傳記，雖善談笑，不為嫚戲。後赴省試罷歸，愈發憤力學，凡昔日所往還者，率謝絕不為通，曰：「使吾讀書三載，即不如古人，何至若庸妄之流，徒逐若輩以為豪耶！」未幾，以病卒，年止二□有七，諸從游者無不流涕。

吳三桂結客之豪

吳三桂輕財結客，寧都曾應遴於吳有恩，其子傳濬游滇，吳以□四萬金贈行。巡撫袁懋功內召，饋以□萬金。李天洛予告，亦以三萬金為贖。知縣以上官有才望素著及儀表偉岸者，皆令投身藩下，蓄為私人。

吳三桂宴會賞賚

吳三桂奢侈無度，後官之選，殆及千人。公暇，輒幅巾便服，召幕中諸名士讌會。酒酣，三桂擲笛，宮人以次高唱入雲。旋呼頌賞，則珠玉金帛堆置滿前，諸官人相率攘取，三桂輒顧之以為樂。

顧威明以米易鬚

松江顧威明之曾祖，明時官少參，富而好禮。曾出銀□萬四千餘兩，置義田四萬八千餘畝，合郡皆食其德。事聞於縣，命復其家。再傳以後，家漸落，至威明已餽粥不給矣，朝廷忽下所司盡還其產。威明性喜博，又酷好觀劇，以寡人驟擁多金，遂聘四方伶人演湯臨川《牡丹亭記》。有一伶，已蓄鬚矣，方飾杜麗娘，進曰：「俗語去鬚一莖，償米七百，倘勿吝，乃可從命。」威明撫掌笑曰：「此細事耳。」即令一青衣從旁數之，計削鬚四□三莖，立取白粳三百石送其家，其豪舉多類此。不四五年，以逋賦為縣官所拘，縊死於獄，而四萬八千餘畝之田不可考矣。

李如穀贈曹叔方千金

李如穀官武昌郡守，江陵曹叔方以所編樂府投之。時李方坐堂皇，立取《梁州序》親自度曲，以扇代拍。時隸役百□輩，皆屏息而聽，寂若無人。歌罷，即出千金贈曹。

張敕菴豪侈

太倉張敕菴給事王治性豪侈，姿容瓌偉，飲酒日可三升。興至，蒲博爭道，獨酌引滿，呼小僮撾鼓奏伎，奮袖激昂，大噓不止。

翁逢春置酒高會

吳縣翁舍人逢春嘗游武林，輦橐中金二千於廡下。一日，被酒歸，蹴金傷其趾，大怒，遽呼曰：「吾明日用汝不盡，不復稱俠。」遂徧召故人、遊士及妖童、艷倡之屬，期詰旦集湖上。是日，檣舫西冷橋，合數□百人置酒高會，所贈遺纏頭資無算。抵暮，問守奴餘金幾何，則已盡矣。

景亭北自侈以為豪

仁和景亭北布衣星杓之父邦鼎，字三岳，豐於財，人呼為景三俠先生，蓋嘗出貲為人排大難也。亭北性亦磊落，不拘小節，嘗集畫舫數□，招詩人，酒徒，劍客，遨遊禾中之鴛鴦湖。故通音律，方鬪飲，援 遂作數弄，隔湖人偃耳瞭亮。有奴曰青猿，最趨捷，酒酣耳熱，起射林薄間，命青猿疾取箭為樂。赴友難，白晝刃人都市中，散萬金如流水，難得紓。家業如洗，猶自侈以為豪。

譚慕鄴座滿食客

譚士秘，字慕鄴，為沔陽名族子。好讀書，家雖中落，而視貨財如土。論文之暇，酷嗜弈，親故及四方士夫樂從之游。食客滿座，樽酒盤殮日費數千錢，以是益貧。

多羅皮雨衣

蒙古蓬帳以油布為之，有用多羅皮者，非多金之貴族不辦。多羅，蒙古樹名，其精者編作雨衣，輕巧便捷，入水不濡，卷之一手可握，每套值銀二百餘。查初白扈駕木蘭，值大雨，聖祖以己所御雨衣賜之，即多羅皮織成者也。

乾隆時富人之豪

京師米、賈、祝氏，自明代起家，富逾王侯，屋宇至千餘間，園亭瓌麗，遊□日未竟。宛平查氏、盛氏富亦相仿，然二族喜交結士大夫，為干進之階，故屢為言官彈劾。懷柔郝氏膏腴萬頃，喜施濟貧乏，人呼為郝善人。高宗嘗駐蹕其家，進奉上方水陸珍錯至百餘品，王公近侍及輿僮奴隸皆供食饌，一日之餐，費至□餘萬。又有尉遲氏者，居陝西，為唐尉遲敬德之後，積資無算。鑄銀如磚式，以四健兒舁之，不能動也，散置牆陰下，不加檢點。所居儼然城郭，有四門，不時啟閉，藉防寇盜。仰給於其家者人數萬，皆自稱奴隸。相傳敬德微時，為冶工自給，其家間有仕於外者，一時有「鐵匠官」之謔。又有亢氏者，得明時闖賊遺產。闖賊恣掠奪，聚全國精華運藏一處，如董卓之郿塢。闖賊死，所有迺歸亢氏。某歲，有人於亢氏所居左右設典肆，一日，有以金羅漢銀一千兩者，翌日又如之。約三月，資本將完，大懼，叩其故，則答曰：「吾家有金羅漢五百尊，此三月間方典至九□尊，尚有四百□尊未攜至也。」主人偵訪之，知為亢氏，與之商，取贖後匆匆收肆去。

典商汪己山之侈

清江浦為南北孔道，乾、嘉間河工極盛。距二□里即湖嘴，乃淮北鹽商聚集之地。再五里為淮城，乃漕船所必經者。河、鹽、漕三途併集一隅，故人士流寓之多，賓客飲宴之樂，自廣州、漢口外，雖吳門亦不逮也。有徽人汪己山，僑此二百年矣，家富百萬，列典肆，俗呼為汪家大門。與本地人不通婚姻，惟與北商程氏互為陳朱而已。程氏有字水南者，以名翰林隱居，有曲江樓、菰蒲一曲、荻莊諸勝，詩畫皆臻絕詣。汪則工書，能作方丈字，得率更筆意。廣結名流，築觀復齋，四方英彥畢至，投稿贈紵無虛日，與揚州之玲瓏山館、康山草堂、天津之水西莊先後輝映。未及二□年，家遂大落，典肆以負帑入官，汪亦貧悴而死，未至六□也。吳門午節後名優皆歇夏，汪則以重資迓之來，留至八月始歸，此數□日之午後，輒布氈氍於廣廈中，疏簾清簟，茶瓜四列，座皆不速之客，歌聲繞梁，笙簧迭奏，不啻神仙之境也。

河員之汰

南河河二歲修費銀四百五萬，決口漫溢不與焉。浙人王權齋熟於外工，謂採買竹木薪石麻鐵之屬，與在工人役一切公用，費裕金之三四，可以保安瀾，用四三可以書上考矣。其餘三百萬，除各廳浮銷外，則供給院道，酬應戚友，饋送京員過客，降至丞簿、千把總、胥吏、兵丁，凡有職事於河工者，皆取給焉。歲脩積弊，各有傳授，築隄則削浜增頂，挑河則墊崖貼腮，買料則虛堆假垛，即大吏臨工查驗，奉行故事，勢不能親發其藏，當局者張皇補苴，沿為積習，上下欺蔽，瘠公肥私，而河工不敗不止矣。故清江上下數千里，街市之繁，食貨之富，五方輻輳，肩摩轂擊，曲廊高廈，食客盈門，細穀豐毛，山腴海饌，揚揚然意氣自得。青樓綺閣之中，悲管清瑟，華燭通宵，不知其幾百家也。梨園麗質，賁媚於後堂；琳官縉流，抗顏為上客。長袖利屣，颯沓如雲，不自覺其錯雜而不倫也。

鹽商起居服食之奢靡

康、乾盛時，鹽綱偏天下，而以江蘇之揚州總其綱。當時業鹺者競尚奢靡，無論婚嫁喪葬之事，凡宮室、飲食、衣服、輿馬之所費，輒數萬金。有某姓者，每食，庖人備數席，臨食時，夫婦並坐堂上，侍者置席於前，茶麵葷素等，凡不食者輒對之搖首，侍者審色，則更易他類。有好馬者，蓄馬數百，每馬日費數金，朝自城中出，暮自城外入，五花燦著，觀者目炫。有好蘭者，自門以至內室，置蘭殆遍。或以木作裸體婦人，動以機關，置諸齋閣，座客往往為之驚避。即其所延之賓客，所蓄之奴僕，支給月俸，初不為厚，乃不數年而悉致小康者，則以每一奉命採辦貨物，沾溉甚多。且凡隸其門籍者，主人必次第使之，固不計其賢否，而但期普及，不令向隅也。

其先以安麓村為最盛，後起之家則更奇矣。有欲以萬金一時費去者，使門下客以金盡買金箔，載至鎮江金山寺塔上，向風颺之，頃刻而散，沿緣草樹間，不可復收。又有以三千金盡買蘇州不倒翁，傾於水中，水道為之塞者。有喜美貌者，自司閫以至灶婢，皆選數齡清秀之輩。或反之而盡用奇醜者，自鏡之以為不稱，毀其面，以醬敷之，暴於日中。有好大者，以銅為溺器，高五六尺，夜欲溺，起就之。一時爭奇鬪異，不可勝計。自嘉慶時鹽務改制，又經陶文毅之裁抑，乃日就衰落，不可問矣。

麓村嘗延河督趙世顯飲酒，里之外，燈綵如雲。至其家，東廂西舍珍奇古玩羅列無算，世顯顧之，如無有也。及酒酣席撤，人燕室小坐，則有美女二人捧雙錦盒呈上，麓村語世顯曰：「此中有小玩物。」世顯啟之，乃關東活貂鼠二尾，躍然而出，拱手向世顯。世顯始啞然一笑，顧謂麓村曰：「今日君費心矣。」

黃某者，家業鹺，均太其名也。然人但知有均太而不知有黃某，故呼黃某者輒以均太呼之。均太為兩淮八大鹽商之冠，晨起餌燕窩，進參湯，更食雞蛋二枚，庖人亦例以是進。一日無事，偶翻閱簿記，見蛋二枚下註每枚紋銀一兩，均太大詫曰：「蛋值即昂，未必如此之巨。」即呼庖人至，責以浮冒過甚。庖人曰：「每日所進之雞蛋，非市上所購者可比，每枚紋銀一兩，價猶未昂。主人不信，請別易一人，試嘗其味，以為適口，則用之可也。」言畢，自告退。黃遂擇一人充之，而其味迥異於昔。一易再易，仍如是，意不憚，仍命其入宅服役。翌日以雞蛋進，味果如初，因問曰：「汝果操何術而使味美若此？」庖人曰：「小人家中畜母雞百餘頭，所飼之食皆參朮等物，研末摻入，其味乃若是之美。主人試使人至小人家中一觀，即知真偽也。」均太遣人往驗，果然，由是復重用之。

汪太太奢侈

汪石公者，兩淮八大鹽商之一也。石公既歿，內外各事均其婦主持，故人輒稱之曰汪太太。太太當高宗幸揚時，與淮之鹽商，先數月，在北城外擇荒地數百畝，仿杭之西湖風景，建築亭臺園樹，以供御覽。惟中少一池，太太獨出數萬金，夜集工匠，趕造三仙池一方。池夜成而翌日駕至，高宗大讚賞，賜珍物，由是而太太之名益著。門下多食客，有求於太太者，咸如願以償。家畜優伶，嘗演劇自遣。揚城每值燈節，兒童輒作花鼓龍燈之戲，太太莫不招人，而人亦以樂得太太賞賜，爭趨之。

某總商喪儀之侈

兩淮鹽務某總商者，居父喪，飾終之典備至，而喪禮亦浩侈無度，其尤僭者為遮道白布天棚。出殯之先七日，使人預於出喪必由之路，上施布幔，彌望皆白。沿途所經，如節孝坊上之「聖旨」二字，下馬碑之「奉旨」等字，寺院額上之「敕建」「御賜」等字，皆為白幔所掩。葬日，觀者萬人。後經言官某糾參，有「膽敢將聖旨字、御字、敕字任意抹蔽，輕褻朝廷，欺妄無禮」等語，將坐以大不道罪。事下督撫會勘，人皆為之危。而最後定案，亦惟嫁禍於江都縣某令，科以失察罪，僅鑄一級去，【總商餽白金五千以慰之。】而總商仍如故也。

查小山之侈

海寧查小山員外有坵官京師，席先世業，稱巨富。性奢侈，自奉至豐，京師以查三膘子呼之。喜蓄石硯，硯皆鐫前代名人之銘，積數年，選其尤者百方，裝潢藏弄，所費累巨萬矣。晚年家落，一日，取所藏硯質千金，徧歷歌臺舞榭，金盡矣，歸入門，思贖硯無期，悲極號咷。既而曰：「千古之能散財者，當以查小山為第一人。」復縱聲狂笑不止。查敬禮名士，聞張船山太守問陶詩名，延為上客。張醉後時詈之，不以為侮，每送新詩一卷，輒餽五百金為潤筆資。

王亶望驕奢淫佚

浙江巡撫王亶望以資郎起家，至中丞，後以不法伏誅。籍沒時，篋有四足褲，繡字於上，曰「鴛鴦褲」。高宗大惡之，曰：「公卿宜淫，一至於此！」

朱雲錦客揚州，雇庖人王某，自言幼時隨其師役於王署中。王喜食驢肉絲，廚中有專飼驢者，蓄數驢，肥而健。中丞食時，若傳言燻驢肉絲，則審視驢之腴處，割一瓣，烹以獻。驢割處，血淋漓，則以燒鐵烙之，血即止。其食鴨也，必食填鴨。填鴨者，飼鴨不使鴨動，法以紹興酒罈去其底，令鴨入其中，以泥封之，使鴨頸伸於罈外，用脂和飯飼之，留孔遺糞，六七日即肥大可食，肉之嫩如豆腐。王偶欲食豆腐，則殺兩鴨熬湯，煮腐以獻之。

王有寵妾曰卿憐，後歸和坤。四足褲之為物，殆王與卿憐所用者也。

福康安享用之豪

異姓封王者，三藩而後，福康安一人而已。福享用奢，其用兵時，大軍所過，地方官供給動逾數萬。福既至，則笙歌一片，徹旦通宵。福喜御紫色衣，人爭效之，謂之福色。善歌崑曲，每駐節，輒手操鼓板，引吭高唱，雖前敵開仗，血肉交飛，而裊裊之聲猶未絕也。

張亨甫縱酒聽歌

建寧張亨甫，名際亮，詩人也。計偕入都，一日，忽有所不嫌，戒門者謝客，獨招素所喜歌郎，命酒為長夜飲。既散，搜篋，出朱提，令各挾兩以去，乃酣睡。及醒，僕告米盡，則囊空無以應矣。執友某聞之，繼粟繼肉，私為部署，而亨甫弗問也。

文欽明任意揮霍

橫塘居士文欽明，名思。其先為韓人，國初入京師，兩傳而富峙陶頓。居士賦性脫略，任意揮霍，凡人間服食、居處、子女、玩好、狗馬之奉，無不備致。

隨園食物具備

袁子才居江寧之隨園，以其地僻左，故家儲食物甚夥，購之於市者惟鮮豬肉及豆腐，其他則無一不備。有果，有蔬，有魚，而豢養雞鶩尤為得法，美釀儲藏，可稱名貴，形形色色，較購諸市者為佳。有不速之客至，肆設筵席，可咄嗟立辦也。

袁子才宴客更酒盞

袁子才性不飲酒，家中多藏美釀，又喜搜羅酒器。每當宴客時，一席之中，例更酒盞四五度，始而名瓷，繼而白玉，繼而犀

角，繼而玻璃，由小而大，遞相勸酬，宏量者，期盡歡而後已。

王立人結客

王立人，佚其名，山陰人，人呼之曰王二先生。工摺奏，刑名、錢穀之學無弗知。居滇久，熟其風土人情，遂執梃為幕賓盟長。館於近花園，園林、戲臺咸備，以督撫之尊，可折簡招之，道府以下，有君前無士前也。時布政為德清許祖京，按察為江夏賀長庚，皆其兒女姻親。首府為武林莊肇奎，交誼尤篤，左靴貯刑名，右靴藏錢穀，視王二先生點定，即遣奴呈督撫施行，不待斟酌。一缺出，官須兩司議詳兩院商定，幕則僅王片言而決，當局者不敢參一詞。滇省脩脯最優，即至薄者亦六百元，繁缺倍之，皆其門下士，然亦以技之長短分高下，不稍軒輊也。府、廳、州、縣衙參大府後，午必麴集，謁貴者於斯，訪友者於斯，審案者亦於斯，娛戲者亦必於斯，一廳則敲棊喧譁，一廳則笙歌婀娜，不相聞，不相混。夜必設筵，器物如大方几、闊茶几，皆新製，人占一几一几，進食單，以筆點之，一壺一簋不並案。或欲偏嘗，或不兼味，惟其便。紹酒大尊價銀二兩，夜必罄一尊。鄉人之賦閒者，悉館穀之。故雖大府有投贈，司道有縞紵，府廳以下有進奉，而終不足供其揮霍也。

於是王謀於當事，總辦各省銅運，除京運八起及粵省以鹽交易外，其餘各省以銅本交藩庫，即以運本交王。屆期，則於百色兌銅，既速且逸，運員以恬以娛。運本羨餘，歲本可得數萬金，而辦理餘年，總計短二萬四萬，乃告兩司曰：「公等得銅廠、錢局之潤，多者七八萬，少者亦不下二三萬，非臣力不及此。今與公等約，若助我六萬，若助我八萬。宦囊太豐，非福也，以濟我急，且減君裝耳。見機而作，予亦從此逝矣。」召諸委員代草公稟，訟已，復為兩司代草詳稿罪己。以邊省犯事，調戍四川，蒐合餘燼，尚存萬餘金，挾之走成都，曰：「予本窶人子，還我本來面目，亦大不惡。」不見一客，年八旬卒於蜀。

周海門結客

嘉慶時，周海門隻身商於淮，不數年，致素封，坐中食客常千人。士之踵其門者，雖一技一能，必溫顏接之，延上座而厚款焉。倚山建客邸數百，編號為之，客之來者，以次就宿，如歸其家。又善於縱橫捭闔，貴戚權要皆通路遺，地方長官有疑難事必就決於周，里鄰有急難輒周濟之。

沙三預雇大小船

承平時，蘇州虎邱之繁華甲全國，酒樓歌榭，畫舫燈船，留連其中以破家者不可勝計。尤盛者，競渡之戲，粉黛雜遝，笙歌敖曹，踰月不止，浮薄子弟及富商市賈皆趨之若狂。

有沙三者，富而無聞，一日，偕友往觀，買舟不得，蓋遊人預約舟子於三日前，無空船也。沙敗興，慚憤而歸。明年端午，官幕、紳富買舟者，皆曰沙氏訂矣。覓小舟，小舟亦然。蓋沙於前歲徧召長年篙師，予之金，約不得載他客。屆期，置酒招妓，廣集戚友，雖半面識，一揖交皆與焉。桂楫蘭橈，上下千計，歌舞盛於往時，莫非沙氏客也。

自是沙之名大噪於吳中，黃金買笑，紅袖爭迎，豪舉數年，貲財將盡。妻爭之不得，乃析餘田，獨與子居。沙困甚，至衣食不給，妻子欲迎養之，沙笑曰：「吾手揮萬金，不數載輒盡，今乃仰食於兒女子耶！」去不顧。已而寒賸具於市，好歌，歌皆述其平日冶游事。寒具，俗所食之麻團也。里巷小兒及勾欄相識者，樂聞其歌，爭買之。得錢，則詣酒肆醉飽以為常。會蘇守某至，惡民俗奢侈，日思所以儉之。或舉沙三事以告，守撫掌曰：「吾得之矣。」又明年端午，命備一舟，置酒招妓如故。即召沙，使多挾寒具以來，榜其船曰「麻團勝會」。沙至，跣一足，衣袴藍襖，手捧筐籃，腰懸破燈一，即每夕自炤以歸，刻不去身者也。登船放權，容與於彩旗花舫間。守意藉沙作棒喝，而沙則大樂，令諸妓雜奏絲竹，自攜鼓板，曼歌以和之。酒酣，自書聯云：「借景玩龍舟，不履不衫，三少爺及時行樂；回頭看虎阜，是真是假，大老官觸目傷心。」

和坤餐珠

和坤貪贖枉法，僭侈踰制，世多知之。相傳和每日早起，屑珠為粉作晨餐，餌珠後心竅開朗，諸事可了。凡已舊及穿孔者，屏不服，即服之亦無效。價極重，一粒二萬金，次者萬金，最賤者猶值八千金。吳縣珠寶石某專司其事，牟利甚厚。藏珠之法，搓赤金為丸，裹以緇，襲以錦囊，貯以精美小篋。海上採珠者日涉風濤中，得美珠必投石，石裝潢之，以時獻。

和坤有真珠鼻煙壺

和坤伏誅時，仁宗嘗謂其私取大內寶物，誠然。孫士毅自越南歸，待漏宮門外，與坤值，坤見孫所持鼻煙壺而索觀之，則大如雀卵之明珠所琢成者也。坤欲之，孫大窘，曰：「昨已奏聞，即當呈進奈何？」坤微哂曰：「相戲耳。」其後復相遇於直廬，和以昨亦得一珠壺告孫，出示之，即前日物，孫意以為上所賜也。旋偵之，知坤出入禁庭，遇所喜者，逕攫以出，不復關白也。

黃學乾為要緊窮

青浦黃學乾為富人子，納資得五品銜，出入儀從比於現任官吏。以薪炭之多煙而難熾也，憎之。或曰：「莫若改用木花。」顧不能即得，乃買巨木，使工人鉋之。一日，有友言蘇州閶門某待詔藝為吳中第一，即賃舟至蘇，薙髮而回。又於重九挾金箔登山散之，深林高麓俱成金色，人遂呼之曰「要緊窮」。久之，家產蕩盡，晚年遂不能自給，鬻身於蘇州某氏。某出謁客，則潛戴晶頂從其後。某駭問，則曰：「吾固青浦黃某也。」某不敢留，贈金遣歸。比抵家，則其婦已就養母家。翌年元旦，黃詣婦家稱賀，其婦從外舅、外姑出見，乘間攫其婦之釵環以走。甫出門，遇丐，即贈之。

那倫日易滌器

侍衛那倫，納蘭太傅明珠後也。少時家巨富，以銀器滌面，日易其一。

高江村子孫之豪

張得天司寇初娶高氏，為江村女孫，谷蘭女也。新婚廟見後，婦循例視庖，司寇之父茹英語之曰：「廚下諸人執事尚勤否？」曰：「甚勤，然未免太勞。即如執爨一役，傳薪必再四。」翁曰：「媳家不如是乎？」曰：「媳家止架薪於陘，將熄，則以膏沃之。」其匱贈甚豐，即圖章亦一千具，玉石晶瓷咸備。一日，司寇赴座師家慶壽，帽珠為人竊。父性嚴，慮有呵責，乃歸謀諸婦。高云：「珠本二顆，以三千金購之，一以裝君帽，一以綴余欄，無辨也。」司寇大喜，然苦珠無穴，乃命小奴以鐵錐穿之，不入，擊以石，珠裂為二，片刻而值三千金之物失矣。歲餘，舉一子，谷蘭貽外孫者，有正龍頭刻絲衲百幅，婢媪即以供兒溺焉。

谷蘭與陸雙柑善，雙柑薦一客往，谷蘭方內值，旬餘不見，供給至腆。一日，谷蘭報謁，語之曰：「有所欲，幸即以告，雙柑與我一也。」客乃請曰：「願效力門下。」谷蘭即呼紀綱來，囑之，則對曰：「府中事事有主者，無已，惟近畿蘆臺一帶，逋租已及三萬，無暇料理，但瑣甚，無以為也。」谷蘭俯仰久之，語客曰：「敬以奉煩，可乎？」客曰：「幸甚。」乃點檢而往。客頗練事，往索月餘，得五千金，造冊篋金歸。又候之旬餘，復得見，奉冊呈金，方將陳說，谷蘭略一勞苦，初不省視，輦蹙久之。客曰：「此後當漸有生色。」谷蘭搖手曰：「何可再也。重勞長者，殊深惶悚，即以五千金為壽，幸勿嫌也。」客拜賜而歸，小康矣。谷蘭一身揮霍，及歿，司寇挽詩云：「文人承世寵，弱冠紫宸前。性命杯中酒，生平語外禪。曾揮萬鎰盡，不著一絲牽。誰最傷知己？詩人孟浩然。」浩然，以況雙柑，皆紀實也。至子三臺時，已中落，然豪邁猶有父風。翰林程珣假三臺金，積子母，已七萬五千，親自來索，館於秀野。一日，束裝欲歸，或問之曰：「程君負已清乎？」曰：「清矣。」曰：「何速也？」曰：「我找與二萬五千，結萬金票，乃得清耳。」三臺子作令陝中，以公私交累，潦倒而死。

阿克當阿之奢侈

起居服食之奢侈，以旗員為最，蓋多供奉內廷，得風氣之先，無往而不當行出色也。嘉、道時，兩淮鹽政以阿克當阿為尤侈，任淮鹺至餘年，人稱為「阿財神」。過客之酬應，至少無減五百金者，交遊遍天下。仁宗亦眷之，派查河，派查賑，乃竟未能沓擢封疆，蓋其時政體尚嚴也。至道光，則同為內務府員之鍾雲亭即任閩督、魯撫矣。

阿所藏書籍字畫值三萬金，金玉珠玩值二三萬，花卉、食器、几案值萬，衣裳、車馬值三萬，僮僕以百計，幕友以數

計。每食必方丈，非國忌，鮮不演劇。即鼻煙壺一種，亦有二三百枚，無百金以內物，紛紅駭綠，美不勝收。真奇楠朝珠用碧犀、翡翠為配件者，一掛必三五千金，皆膩軟如泥，潤不留手，香聞半里以外。帶鈎玉佩則更多矣。司書籍者僕八人，隨時裝演補訂者又別有人。宋、元團扇多至二千餘，每扇值四五兩，乃於數萬中選擇而留之者。全唐文館即其奏請開辦者也。吳穀人、吳山尊、孫淵如、黃仲則、石琢堂、洪桐生皆為座上客，極一時風雅之樂。其飲饌，他不具論，鱔魚上市，必派數小艇張網於焦山急流中，上置薪釜，得魚即投之釜，雙槳馳歸，至平山則正熟，與親在焦山烹食者無異也。

葉盧之侈

粵東富室，在嘉、道間首推潘、盧、伍、葉。葉之盛時，飲食起居倍極奢侈，其家廟之木主，鑄金字，以茄楠為質。泊式微，既以金易錢，復斲楠質為牟尼，每一木主得粒□八，遂以成串，次第為之，猶得拯一家數載之飢寒也。盧亦窮奢極欲，其裔曰秋舫者，窮極無聊，乃以需索鄉人為業。一日，忽異想天開，斲木為燭二，持之周行城市鄉落，見有喪家，輒貢以木燭，予一銀元，則稱謝而去，習以為常，遂終其身得飽暖矣。

潘士成散姬

粵東潘士成盛時，姬妾數□人，以一大樓處之。人各一室，窗壁悉用玻璃，彼此通明，不得容姦，又禁不使下樓。有所需，則婢媼致之。潘別居一室，至夜，欲召人侍寢，則按其行第，使人召之。潘敗，一日，將遣諸妾，則令人樓下呼之曰：「幾姑，【粵俗，婢僕呼主人之妾，多以入門之前後次第之，曰幾姑。】老爺召汝，可扇門來。」至，則潘諭之曰：「今不需汝等，汝欲留者，吾仍月給汝金若干，否則給汝四百金，任汝所之，惟不得復上樓。」一人去，則又呼他人，散者□之九。諸人初不預備，故房中物纖悉未取也。

南海伍氏購呢

南海伍氏，較潘、盧、葉三氏為尤富。當其盛時，其子弟某嘗購洋呢於英屬香港，肆主以貨已有人預定，所取過多，不克應付，因倍其價以難之。某燭其隱，故倍取之，不以值昂為嫌，遂空其肆中所有。事為英民政司所聞，屬華董勸其少節，曰：「物力艱也。」某不能用。

潘汪鬪富

潘梅溪為蘇城鉅富，與之相埒者，惟楓橋汪姓而已。嘗謁汪，服貂耳茸外褂，汪不之識，問潘，潘告之，面有得色，汪大恚。潘去，乃令其僕遍至巨室搜覓此服，且懸重價，每一襲償金八百兩，一夕而得八襲。詰朝，折柬招潘飲。潘至，則八僕立於大門之左，所服與潘無異，潘慙而返。

南河官吏之食品

治河總督，當銅瓦廂河決以前，有南北二缺。駐山東濟寧者為北督，事簡費絀，遠不如南督之繁劇也。南督駐江蘇清河縣之清江浦，以有歲修費五六百萬金，大小官吏常乾沒其□之九，驕奢淫佚，乃遂著稱於道光時。即飲食言之，略舉一二，幾有非帝王所可及者。

某督嘗設宴，座客咸贊豚肉之美。酒闌，一客起去，偶見院中有豕尸數□，枕籍階下，異而詢之典廚，始知席次所陳之一簋，實集眾豕背肉而成。其法，閉豚於室，屠者人持一竿，迫而撻之，豕負痛，必叫號奔走，走愈亟，撻愈甚，待其力竭而斃，亟剖背肉一臠，復及他豕，死五□餘，始足供一席之用。蓋其背受撻，以全力護痛，則全體精華皆萃於背，甘腴無比，餘皆腥惡失味，不堪烹飪，盡委而棄之矣。至烹鵝掌之法，則用鐵籠籠鵝於地，熾炭其下，旁置醃醬。有頃，地熱，鵝環走，不勝痛，輒飲醃醬自救。及死，全身脂膏萃於兩掌，厚可數寸，而餘肉悉不堪食矣。有食駝峰者，選壯健橐駝縛於柱，以沸湯澆其背，立死，菁華皆在一峰，一席所需恆三四駝。又有吸猴腦之法，尤慘酷。選俊猴，被以錦衣，穴方桌為圓孔，納猴首孔中，柱之以木，使不能進退，乃以刀剃其毛，刮其皮。猴不勝痛，號極哀，然後以沸湯灌其頂，用鐵椎擊破顱骨，諸客各手銀勺入猴首中，探其腦吸之。每客所吸，數勺而已。他如食一豆腐，製法有數□種之多，且須數月前購集材料，選派工人，統計所需，非數百金不能餐來其一箸也。食品既繁，一席之宴，恆歷三晝夜不能畢，往往酒闌人倦，各自引去，從未有終席者。

奕經之侈

道光辛丑鴉片之戰，九月，蒙古、吉林及京師火器、健銳營兵，由揚威將軍領南來者，命翼長等統之，分布江浙，資策應。而將軍駐節蘇州，往來於杭、紹之間，營帳中器皿珍羞，窮極瑰異。其幕客知州鄂某復濫支軍餉，費用無度，以博將軍歡。會天寒風雪，簾幕、壁衣之屬皆以貂狐、洋灰鼠為之。圍爐擁酒，侑以管絃，說者謂有緩帶輕裘雅歌投壺之概。時英人要索條款不已，參贊或請進兵，將軍酒半啟帷探望，曰：「寒哉氣也！」揚威將軍者，協辦大學士奕經也，其參贊為副都統特依順侍郎文蔚。

吳某門客以百計

浙中富家子吳某，性奢侈，起居飲食，擬於王侯，而求資助者無不允。客其門者以百計，各挾一技以自炫。一日，有僧來訪，貌甚寢，門者見其衣冠濫褸，阻不入，呵之，聲聞於內。吳趨出，問故，怒責門者，迎僧入，禮甚恭。僧居月餘，亦不言去。一夕，吳置酒款僧，僧量甚豪，飲輒盡數斗，酒酣，謂吳曰：「僧蒙主人厚待，無可報酬，敢以薄技獻君。」吳唯唯。口出鐵丸二，旋化白光，上下飛繞如白練。吳及諸人皆呆立如木偶。俄而戛然有聲，僧與白練俱杳，但聞遙呼曰：「吾去矣！」

耆英吸鼻煙

耆英官兩廣總督時，每吸鼻煙，輒以手握一把擦鼻端，狼籍遍地，皆上品鼻煙也。其侍者不忍，嘗隨時錄貯之。後其家貧甚，乃以之售諸肆，得數百金。

玉琵琶享用豪奢

玉琵琶者，不知何許人，道、咸間人也，居武進、無錫間，人皆稱為老技師，生徒徧大江南北。所居為巨宅，滙釘獸環，與世家埒。享用豪奢，每宴客，舟車坌集，明燈燭天，水陸之珍，求之數千里外，侑酒歌吹必菊部名伶。僕數百人，皆日得醉飽，臧獲輩嘖嘖矜其值，殆不止貧家一歲糧也。平居盛容飾，玉蟬貂錦，狀類金張子弟。深居簡出，出則香車寶馬，或綵錦小肩輿，行廚食榼，奚奴三五，絡繹隨之，徜徉湖壩。春秋佳日，有見之者，爭言天下琵琶第一人，故克享此清福也。

官文恭張燈奏樂

官文恭公文督兩湖，軍書旁午。文恭設軍務處，與胡文忠公林翼蒞其事，藩臬司道參知焉。文恭間日一臨，文忠則自朝至夜寢饋於斯。文恭多內嬖，在節署，每夜必張燈奏樂，文恭引羊脂玉巨碗，偎紅倚翠，藉以消遣。軍報至，文恭輒曰：「告胡大人可也。」厥後論功行賞，乃寢然居首，封伯爵。

胡文忠口體之奉

胡文忠公少時有公子、才子之目，頗豪宕不羈。改官黔中，始勵志政事，軍興而後，益以名節自厲。然口體之奉，未能如曾文正、左文襄之齋苦也。營英山時，無三日不小宴者，且肴饌至精，外間遂有糧臺供應日五□金之謠。

洪秀全有珠帳

咸、同間，粵寇李秀成部下恣淫掠，嘗出其所掠金玉寶玩別為五等，最上者獻洪秀全，次者自取，餘以分賞諸酋。有飾冠之大珠，如龍眼，夜置暗室，光射五尺許。又選珠之一分以上者□數盤，以銀絲聯為帷帳，獻諸秀全，謂晝日寢其中，自能清涼爽健也。

楊秀清之侈

粵寇楊秀清所寢之牀，以玻璃片鑲嵌，中貯水，養金魚。又結珍珠成一帳，雜以五色寶石，奇光燦爛，炫耀奪目。其餘器物概

用金玉，地衣則以黃緞為之。

館前有女傳宣□二人，均朱冠黃帽。有人進謁，悉由傳宣通報。秀清之出門也，隨從極盛，有銅鑼□餘對，五色繡龍長數□丈，轎夫三□六人，美童二人在轎前擊小鐘，以記里數，旗幡簇擁如雲。

潘雲閣耽聲色

咸、同間，有南河總督潘雲閣者，耽聲色，幾不金釵□二也。當五□歲前，受制於妻，無後房之寵。既失偶，乃大縱所欲，有稱如夫人者四，各蓄豔婢四，自餘女傭及婢之少艾者尤夥，皆暱之，而猶以為不足。每出巡，見民婦之美好者，輒遣僕媪託如夫人命召之入署，信宿而出，贈以二□金。

潘治南河時，年將七□矣。而精神矍鑠逾壯年，豪縱猶昔。其寵姬率南部名娼，精音律，艷婢皆嫺歌舞，演劇之化裝咸備。時或命酒展紅氍毹，令諸婢扮演，愛妾理絲竹於後，白衣及膝之短綠襖，冠便帽，紅線成握，長尺有咫，斜披肩背，【時便帽結紅線必附以綵纓。】白髮如帚拂胸，支頤疊股而觀。遇劇中關目可噱者，則入場與諸婢狂鬪以為樂，屬吏得縱觀。一日，演《挑簾》、《裁衣》諸院本，備極妖冶，遂鬪諸婢，聞旁有掩口嗤者，由是遂不得與觀。又聞其於理事室中別闢一房，婦女裝飾針黹所需之品無不備，午後輒至，凡署中婦女欲市各物，必至此交易，一一親與論值，故斬之，索群雌笑罵以為快。

勝保食必方丈

勝保性豪侈，聲色狗馬皆酷嗜之。食輒方丈，每肴必二器，食之甘，則曰：「以此賜文案某。」蓋仿上方之賜食也，然惟文案諸人得與焉。勝又豪於飲，每食，必傳文案一人侍宴。一日，軍次同州境，忽謂文案諸員曰：「今午食非黃，甚佳，晚殮時與諸君共嘗之。」及就坐，詢非黃，則棄其餘於臨潼矣。大怒，立斬庖人於席前，期明晨必得。庖人大駭，立策騎往取，往復二百餘里，亟以進。

周莘仲座客常滿

周長庚，字莘仲，侯官人。未冠，舉同治壬戌鄉試，選建陽教諭，調彰化。愛士彌至，士有為人中傷者，必爭諸長官，無所憚。尤喜賓接士大夫，講經濟詞章之學。閩中士大夫之有名者，至臺，必主彰化，車馬輻輳，座客常滿，臺之南北無不知有周教諭矣。有與其夜宴者，講珍錯雜陳，燈炬如晝，非苜蓿荒齋所得有也。

曾忠襄買蠟箋

同治甲子，曾忠襄公國荃率師下金陵，粵寇洪秀全自殺。曾文正公奏言，初疑秀全有積金，可助國用，後嚴密搜求，乃知其誣。然恭王嘗對人言，聞忠襄是時嘗買蠟箋一捆，至費三千金云，然是言亦固無據也。

曾忠襄有珠數珠

同治甲子，江寧城破，曾忠襄之部下獻物有明珠一串，大於指頂。懸之項下，則晶瑩的鑠，光射鬚眉。珠凡一百零八顆，配以背雲之類，改作朝珠。

郭壯武之豪

郭壯武公松林嘗從李文忠公鴻章征粵寇及捻，其部將有錢永林者，後官施南協副將。當勦賊時，每破一城，賊往往棄財帛而去，有所獲，輒獻之郭，故郭之家資累數百萬。乃大興土木於長沙，以奢僭為御史所劾，幾不測。飲食男女之事，一時無與並者。又好博，呼盧喝雉，一擲輒巨萬。郭，字子美，湘潭人。何子貞太史紹基嘗壽以聯云：「古今雙子美，前後兩汾陽。」

李次青有玳瑁杯

平江李次青廉訪元度嘗藏玳瑁杯四進，杯口不大，徑寸許，不見其合縫，蓋以一片琢成者。映光深紅，似紫玻璃，其邊各鐫「萬壽無疆」四字，金線鑲入，蓋為內府供奉之物。或云某內監竊而售之，值萬金。

淮南洪某謙客

淮南巨擘有洪姓者，以助餉百萬，賞二品銜。同治戊辰仲夏，約客為消炎會。自外觀其廬，則堂構爽塏，樓閣壯麗。洪肅客入，委宛曲折，約歷□數門，至一院，小山玲瓏，供素蘭、茉莉、夜來香、西番蓮數□種，悉以白石琢盆，梓楠為架。正南小閣三楹，前槐後竹，垂蔭周匝，窗戶盡懸水紋蝦鬚簾。捲簾入內，懸董思白雪景山水，副以趙子昂聯，下鋪紫黃二竹互織卍字地氈，左右棕竹椅□六，瓷凳二，瓷榻一，以龍鬚草為枕褥，棕竹方几一，花欄細密，以錫作屨，面嵌水晶，中蓄綠符，金魚游泳可玩，兩壁皆以紫檀花板為之，雕鏤山水人物，空其隙以通兩夾室。室貯香花，排五輪大扇，典守者運輪轉軸，風自隙入。逡巡入苑圃，邱壑連環，亭臺雅麗。於是繞山穿林，前有平池，滿栽芙蓉，紅白相間。緣堤而東，則垂楊無數，別有舫室。渡板橋而入，為頭亭，為中艙，為稍棚，宛然船也。窗以鐵線紗為屨，延入荷香，桌椅皆湘妃竹鍍青花瓷為之。就船設筵，筵陳榴、荔、梨、棗、蘋婆果、哈密瓜之屬，半非時物，食器皆鐵底哥窑。每客侍以雙童二，一執壺，一供饌。饌則客各一器，常供之雪燕、冰參以外，有駝峰、鹿麩、熊蹯、象白諸珍。俄而妓至，妙舞清歌。酒數行，洪命佈雨，則池面龍首四出，環屋而噴。宴畢雨止，潛察龍之所在，乃製皮為之，掉入池中，一人坐其背，鼓水而上者也。

英果敏拋擲銀塊

英果敏公翰撫院時，蓄女僕甚多，皆年少美風姿者。暇時輒以寶銀碎為一二錢重之塊，拋擲於地，使婢子與女僕爭攫之以為己有，如撲蝶戲。英大樂，幾日以為常。

胡雪巖之豪

同、光間，杭有巨富江西候補道胡雪巖者，名光墉，以豪著稱。居省城元寶巷，姬妾極多，於所居之宅作數長弄，諸妾以次處其中，各占一室，若大內永巷。胡不甚省其名，每夕由侍婢以銀盤進，盤儲牙牌無數，胡隨手拈得一牌，婢即按牌後所鑄之姓名，呼入令侍寢，率以為常。又喜作微服遊，過街市，見有姿色美麗者，即令門客訪其居址姓氏，向之關說，身價多寡不計，且允與其父若夫或兄弟一美事。於是凡婦女之無志節者，男子之鬪茸者，無不惟命是聽。而其各省營業所用之夥友，大半恃有內寵，乾沒誑騙無所不至，遂至於敗。久之，荒淫過度，精力不繼，有以京都狗皮膏獻者，大喜。蓋其他春藥，皆為煎劑或丸藥之類，雖暫濟一時，然日久另致他疾，惟狗皮膏但貼於湧泉穴中，事畢即棄去，其藥性不經由臟腑，故較他藥為良。然都中他店所售皆偽物，即有真者，而火候失宜，亦不見效，惟一家獨得秘傳，擅名一時，而有時亦以舊物欺人，偽作新者，故歲必囑其至戚，挾巨金入京監製，以供一年之用，所費亦不貲。

胡既敗，自知不能再如前之揮霍，乃先遣散其姬妾之次等者，令家屬領歸，室中所有亦任攜去，所得不亞中人之產。迨事急，有將行籍沒之舉，乃亟擇留其最愛者數人，餘皆遣去，則所攜已不及前，然猶珠翠盈頭綺羅被體也。泊疾亟，並其所留之姬亦遣之，遂徒手而出，一無所得矣。

胡敗，江浙諸省之商務因之大減，論者謂不下於咸豐庚申之劫。蓋其時惟官款及諸勢要之存款，尚能勒取其居室、市肆、古玩為抵，此外若各善堂、各行號、各官民之存款，則皆無可追索，相率飲恨吞聲而已。胡之母享年九□餘，當胡未敗時，為母稱觴於西湖雲林寺，自山門直至方丈房，懸挂壽文，幾無隙地，官紳戚族登堂祝壽者踵相接。胡卒後，母亦繼歿，親友避匿，到者寥寥，又適被查抄之命，慮人指摘，喪儀一切惟務減殺，無復前之鋪張矣。

孝欽后之衣飾

孝欽后常御之服為黃緞袍，上繡粉紅大牡丹花。珠寶滿髻，左垂珠絡，中盤粉紅牡丹，皆以寶石配成。項下披肩，形似魚網，以三千五百粒真珠綴之，粒大如鳥卵，圓而且光。復有美玉纏絡。手帶珠玉鐲各一，右手三指五指悉單金護指，左手兩指單玉護指，各長三寸，復帶寶石戒指數枚。鞋亦有珠絡，鑲以各色寶石。

孝欽后宴外賓時，衣更華美，衣以孔雀毛織成鳳凰，每一鳳凰口中銜珠纓絡一串，約長三寸，略一行動，前後左右均放異彩。冠巾及鞋亦均繡鳳凰。

孝欽后之珠寶飾器

孝欽后宮中儲藏珠寶之屋，有三面木架，由上至下，中置檀木盒一排，各標名稱，凡三千箱，尚有儲藏他處者。

孝欽后之珠鞋

孝欽后有珠鞋一雙，四圍均鑲大珍珠，乃袁世凱督直時所進獻者，綜計購辦及宮門費，都凡七□萬金。

孝欽后之飲食

孝欽后用膳無定所，惟每飯必有上鋪白布之三大桌，其及時陳設也。太監立於院中，持多數食盒以進，盒黃色，中可置二大碗四小碗，碗皆黃底綠龍或壽字，約一百五□口，列成長式，大碗小碟相間排列。別有二几置果盤，皆糖蓮子、瓜子、核桃等乾鮮果品，為餐後隨意掇食之用。至茗飲時，輒置金銀花於茶器中。肴之最多者為豬羊雞鴨野菜，即以肉丸論，亦有紅白二色，此外尚有清湯魚翅、蒸雞鴨、鍋燒雞鴨。【雞上覆以松柏之枝。】雞蛋餅、香肉、白菜煨肉、蘿蔔煨肉、櫻桃燒肉、蔥熘肉片、竹筍炒肉絲之屬。

孝欽喜食燒烤與醬及麥類，餅為炕餅、蒸餅、椒鹽餅、甜餅，亦有以肉為餡者，其式為龍形、蝶形、花形，又有大米小米粥、綠豆糕、花生糕帶甜湯，凡此種種，皆常膳所必備者也。米飯以玉田稻米為之，長及寸，有胭脂、碧粳諸名。常膳必備粥，至五□餘種之多，稻梁菽麥無所不有。故每餐所耗輒需百金。

御廚供膳，小菜俱盛以碟，如醃西瓜皮之類，亦燦然大備，其味精絕，聞別有泡製之方。

大梨切為塊，以密漬之，尤為雋味，諸王大臣時蒙撤賜。孝欽晚年，時患咳，故以此代滋潤之品焉。

水皆於玉泉山汲之，清冽異常，非泥沙俱下者所能比也。

太后用膳畢，輒命皇后、宮妃等食之，然不得坐，惟立而餐之，且不敢言語。

孝欽后以二萬金攝影

日人某精攝影，慶王為之介紹於孝欽后，令至頤和園為照一簪花小像，即在慶邸消夏園洗曬，已許以千金之賞矣，內廷傳諭又支二萬餘金。

許翁散財之豪

許翁，歙縣人，汪鏡軒之外舅也。家故巨富，設質物之肆四□餘所，江浙多有之，至翁猶然。翁為人極愿慤，其言呐呐然如不出口。而其子弟中則有三四輩以豪侈自喜，漿酒藿肉，奉養逾王侯，家僮百數□人，馬數□匹，青驪彤白無色不具，腹鞅背鞵亦與相稱。每出則前後導從，炫燿於閭巷間。一日，忽郡吏持官文書來，太守以其豪橫，欲逮問之，乃懼，上下行賂求免，所費無算，始寢不問。於是此三四輩者相與謀曰：「故鄉不可居矣，盍出游！」乃各具舟車出游江浙間，凡其家設肆之處，無遠不至，至則日以片紙至肆中取銀錢，無贖足。主者或斬之，輒怒曰：「此吾家物，何預乃公事！」使所善倡家自至肆中恣所取，主者大懼，皆以書白翁。翁自度不能要束其子弟，乃曰：「今吾悉閉諸肆，彼無所取，則已矣。」為書徧告諸肆，使同日而閉。已而肆中之客皆大譁曰：「主人所不足者非財也，何為悉罷？為肆主人自為計，則得矣，如吾曹何！」翁聞之，曰：「誠如公等言。」乃命自筭事者以下悉有所贈，筭事者或與之千金，或二千金，視肆之大小，自是遞降，至廝役扈養皆有之，最下亦與錢□萬。方定此議時，初未嘗辜較其人數，及此議出，主者按籍而計之，則四□餘肆中人數幾及二千，各如數拜賜而去，而錢罄矣。□數世之積，數百萬之貲，一朝而盡，亦可駭也。俞曲園太史樾曾於其閉肆後，見之於友人許，則其冠猶戴青金石頂，綴鸚羽藍翎焉。然所存雖僅此，而意氣固猶不減於昔也。

蘇子熙善用錢

廣西提督蘇子熙官保元春專閩久矣，性好佛，駐龍州時，每年七月必召集僧道，設壇建醮，所費輒數千金，於陣亡之從征將士無不列名追薦，而自為之焚香奠酒。又廣交游，凡京朝官之負有資望者，歲必以珍品相貽。嘗遣人至暹羅採辦燕窩，大如瓢者始合格，貯以篋笥，飛遞至京，王公大臣無不普及。光緒己亥，入都陛見，所贈京朝官之金錶多至三百餘枚。又性嗜西洋酒，凡勃蘭地、惠司格等悉列之几。某制軍為滇撫時，與蘇同癖，蘇知之，餽若干箱。某痛飲得咯血症，蘇知之，乃又餽以藥餌。及罷官，實不名一錢，論者皆謂其善用錢也。

德曉峰蓄鼻煙壺

京外達官貴人皆嗜鼻煙，每於公眾宴會時，各出其所藏以相炫。其名有□三太保、小金花之別，年愈久則值愈昂，每瓶昂者至數百金。蓄之多者輒身佩數枚，日易數次也。

貯鼻煙之壺，舊以五色玻璃為之，其後改用套料，且更有套至四五采者，雕鏤皆極精，以壺足題有「古月軒」字者為最著名。又其後則以美玉、寶石、水晶、象牙、瓷、黃楊木、椰等物為之，然賞鑒家仍以舊製之玻璃者為上也，值昂者一壺輒千金。德曉峰中丞馨所藏之壺，多至千餘品，有一最奇者乃金珀所製，中有一蜘蛛，頭足畢具。

程長庚與某王賽鼻煙

程長庚中年以後，名譽益著，凡堂會戲，幾以無程為缺憾。一日，至某王府演戲，王知其嗜鼻煙，因盡出所藏，分裝各色煙壺，使品之，曰：「汝非至予處，一時斷不得聞如許名煙。」程惡其謾己也，謂王曰：「某亦略有所蓄，王曷臨況，一評其優劣乎？」王諾之。次日，王至，程以所蓄各種煙列於几，煙壺或玉或翠，亦各以類分，每一類可分為數種或□數種，五光□色，紛陳王前，乃笑謂王曰：「此視王所蓄者何如？」王慚而去。

李文忠冠飾玉

京師達官達人多喜飾珠玉於便帽，而旗人為多。李文忠公亦嗜之，其玉為恭親王奕訢所贈，值逾萬。權閹李蓮英涎之，嘗諷文忠，欲求此玉，李曰：「昔韓宣子向鄭商求環，彼商人尚能不畏權勢，力抗弗與，子產又善為之辭，故卒能保其所有。余老矣，何愛於一玉，特此物貽自故友，飾帽已三□年，何得輕以與人，為終身之玷耶！」乃於琉璃廠出五千金市他玉以贈蓮英。

繼祿享用擬王侯

京師之富而多豪舉者有三項人，內務府人員，吏戶兩部書吏，各庫庫丁是也。其中之強有力者，輒皆歲入數□萬，然率不事家人生產，每歲所得悉糜於聲色狗馬諸玩好。故凡歌樓妓館中，傳呼某某等至，則群呼大爺或二爺，其音徹耳，如向日六部司員之參謁堂官然，其乞憐之狀可掬也。而內務府中人為尤甚。

內務府總管大臣繼祿，為榮文忠公祿近族，以榮之援，又於李蓮英為義子，故內府大權握於一手，積資至數百萬。性好馬，聞有名駒，必羅而致之殿下，雖千金不惜。養鴿千餘頭，種色皆備，日飼粟五斗，有一頭貴至百金者。家畜美妾五。其享用擬於王侯，有過之無不及也。

繼祿為妓脫籍

繼祿嘗以八千金為花寶琴脫籍，以三千金為翠雲脫籍，又以鉅金為銀福紅寶脫籍，費累鉅萬。然雖多姬侍，猶作冶游，無夕不至勾欄，每夕必費數百金。

文某為伶脫籍

文某為內務府司員，暇則狎優，其在光緒中葉，伶之稍有聲譽者，皆出資為之脫籍，每費必萬金。又嘗於同日為四像姑出師，四人皆以「穎」字名其堂，時人號稱「四穎」。像姑為相公之音轉，即伶人也。

立山為伶妓脫籍

立山，字豫甫，內務府旗人，嘗官戶部尚書。饒於財，性豪侈，凡京師菊部名伶、北里歌伎之有聲譽者，往往為之脫籍。

立山日易朝珠

京師巨族，自數百年以來，聚物至多。立豫甫尚書家有朝珠三百六□五掛，下者猶值千金。立平時除國忌外，每日易一掛，絕不重複。所蓄古玩值三百萬。光緒庚子拳匪之亂，既被難，迨聯軍入京，家貲盡喪，寶器大半西去矣。

榮文忠日易貂褂

榮文忠公美風儀，有玉人之目，衣裳雜佩皆極精好。每歲自□一月朔迄次年之元夕，所服貂褂日易一襲，無重複者。其衣衩內標第幾號，是可知其多矣。趨朝遇風雨，恆服四不露褂。四不露，即不出風毛者也。

榮文忠之翎管

榮文忠之寶物，拳亂亦多散失，其後廣收賄賂，未幾即已充實。聞所用翡翠翎管表裏瑩澈，自外視之，翎毛纖髮畢睹，蓋玻璃翠也，價值一萬三千元。帶鉤一具，亦值萬餘。

榮文忠嗣子日揮千金

榮文忠無子，乃撫從子某以為嗣。某好聲色，日揮千金不稍惜。榮薨，孝欽后念其勳，賞以四品京堂，某益揮霍無忌憚。所畜馬為京師最，出則前後簇擁□數匹，望之毛色一律，異日更出，則全易其色，如是數易而馬色不復。

食魚翅之豪華

魚翅產閩粵而不多，大率來自日本，自明以來始為珍品，宴客無之則客以為慢。京庖為此，未必盡得法，故以閩粵人為最擅長，次則河南。光緒時，有閩籍京官四人，為食魚翅之盛會，其法以一百六□金購上等魚翅，復剔選再四，而平鋪於蒸籠，蒸之極爛，又以火腿四肘、雞四隻，亦精選，火腿去爪去滴油去骨，雞去腹中物去爪翼，煮至極融化，而瀉取其汁，則又以火腿雞鴨各四，再以前汁煮之，並撤去其油，使極清腴，乃以蒸爛之魚翅入之，味之鮮美，為普通所無，所耗各物及犒賞庖丁之費計之，約三百餘金。四人者，為翰林院編修林貽書、商部主事沈瑤慶、候選道陳某，其一人則佚其姓名矣。

某貴人以豆芽為奢侈品

京師貴人某，一日訪其戚，留午餐，肴有豆芽。其戚固嘗乞貸於某者，至是，某責之曰：「君屢言貧，而肴饌何奢侈乃爾？」戚力辨為非貴品，某曰：「此為吾所常食，每盤需銀一二錢，何得謂非貴品？」戚以未烹者示之，且曰：「所值實僅錢二三文耳。」某悟廚人之奸，歸而欲逐之。廚人乃取豆芽截其鬚，以辣椒絲覆其上，又調以麻油醬油，別取不截鬚者漬以鹽水，悉盛於盤以獻之，指不截鬚者而言曰：「此賤物，即三文尚嫌貴，主人所見者此也。若主人平日之所食者，則確為貴品。」某不知其詐，遂復留廚人。

僧尼素食之侈

乾隆時，京師某寺方丈僧，以高行聞於時，善圍碁，某樞相亦有碁癖，過從甚密。其香積廚所供素麵，風味絕佳，樞相食而甘之，輒命庖丁仿製，弗若也，則扑責之屢矣。庖丁窘且憤，變姓名，傭於僧，久之乃得其法，則選雞雛肥美者，擊析其至精，縷而屑之，入麵中，故汁醃而無脂，味鮮而弗膩。蓋自是而高僧之譽驟衰矣。

輦下多諸宅眷，一日，集某尼庵，為禮佛誦經之舉，虔誠齋潔，庖人以蔬饌至，經婢媪輩搜檢，然後入，雖滌器之布，亦必易其新者。而不知此新布之兩面，即滿塗雞脂，入廚後沃以沸湯，可得最濃厚之雞汁。蓋非此，則筍菌瓜瓠之屬不能使之悅口也。

親貴所服之珍裘

光緒中葉以後，京朝官相尚奢侈，衣服麗都，戊申冬□二月，慶王府以事筵宴，賓客重裘而至，皆珍品，多親貴所服也。其種類為雀舌犴尖、雞心犴尖、鳳眼犴尖、條龍犴尖、京莊犴尖、雲南犴尖、本作犴尖、帶膝紫貂、銀針紫貂、翎眼紫貂、貝勒小貂、紫貂膝、貂爪仁、貂耳絨、銀針海虎、狷狷皮、狷狷脊、狷狷腿、西藏獺皮、金絲猴皮、火狐皮、白狐皮、玄狐皮、吉祥皮、白狐腿、大狐腿、青狐皮、金銀皮、白狐皮、紅狐腿、金銀腿、狐耳絨、青狐膝、白狐膝、金邊膝、火狐背、玉堂皮、天馬皮、有窩刀、花灰鼠、真銀鼠、洋灰鼠、索倫灰脊、白狼皮、寧夏灘皮、青順腿、紅順腿、黑種羊、青種羊、白種羊、黑縐羔、同州羔皮。

銀針海虎之拉虎

四塊瓦，即便帽中之拉虎也，以其上分四塊，如瓦形，故以為名，下垂短帶。普通多用熏貂，佳者值三□餘金。而榮文忠公所戴者值三百餘金，蓋以銀針海虎為之也。

那琴軒膳費月六七百金

那琴軒相國桐善飯，然非佳殺不適口，每食必具參翅數簋，啖之立盡。其庖人月領膳費至六七百金之多。

某侍郎之飲饌

光緒季年，京曹官風尚奢侈，即以飲饌言之，無不羅列珍饈，食前方丈。有久居京師之某侍郎亦然，所備庖人，中西兼備，中西皆蘇揚名手，人必有一二品之擅長者，西肴則歐美名庖任之。早晚三餐，中西各肴列於左右，某坐其中，椅可隨意旋轉，擇所嗜啖之，其宴客更可知矣。京師貴人遇宴外賓及外省人觀之大吏，必假其庖，亦中西肴並列，每席有費至二百金者。試言其鴨，則火烤而鬆脆者，仿京師製也；紅爛而甘腴者，仿蘇州製也；清蒸而肥膩者，仿揚州製也，餘肴亦大率類是。自午至晡，客已輟箸，而尚燂炙紛陳，續續不已，類皆不待終席而散矣。

金仲搗有奢侈之思想

光緒時，有歷佐戎幕之閩人金仲搗名謙者，家故寒素，而豪邁自喜，所得金到手輒盡，既無資以營商，又不欲作齷齪官以獵取儻來物，初頗悒鬱不自得。久之而研究哲學，有所悟，於世之虛榮實利，視之如浮雲，棄之如敝屣矣。至其少年時之奢侈思想，則固嘗為仁和林重夫茂才任道之，其言至恢詭，雖富如猗頓，貴如金張，恐亦未易實行也，謂為囁語可耳。然可譬之道經屠門者，即不得肉，但大嚼亦快意於一時也。

重夫嘗以告人曰：仲搗雖閩籍，其大父以宦浙寄居，故生於浙江之杭州。意謂湖山有美，誠為通國第一名勝之區。蘇杭齊名，以山水言，杭勝於蘇多矣。惟以西湖居民之粗俗可厭也，欲為移民之策，徙蘇州男女以實之，冀以吳姬之顏色，吳娃之語言，與三竺、六橋之花柳燕鶯，相得益彰，無美不臻也。至是，乃擇地靈隱，建築園林，其間重堂高閣，溫廬涼館，及亭臺、樓觀、軒榭、池沼之屬，無不具備。植物如奇葩異木，動物如珍禽嘉獸，凡人世間所可有者悉羅致之。更於其中構宅以居京師、奉天、長沙、廣州、蘇州、揚州之妾者六，各自為宅，仲搗則與其婦於六宅之中央而居一宅焉。妾為京師產，則宅亦京師式，室中之器具，食時之肴饌，役使之婢媪，亦無不自京師致之。推而至於奉天、長沙、廣州、蘇州、揚州，皆如之。不出園門，日偕其婦任意以游。入某妾之室，則所進之食、所聞之言，無不與此妾之出生地相應。故見京師之妾，則如至京師矣；見奉天之妾，則如至奉天矣；見長沙之妾，則如至長沙矣；見廣州之妾，則如至廣州矣；見蘇州之妾，則如至蘇州矣；見揚州之妾，則如至揚州矣。至夕，或與其婦偕返自居之宅，或已留而婦返，惟其便。

至於仲搗常日之衣食，則但取其有資衛生足矣。雖妻妾臧獲被文服織，【四字見《文選》宋玉《招魂》，文謂綺繡也，織謂羅縠也。】